

重印信陽州志

魯青潘佩鍾著

重印信陽州志卷之十

重印校對

羅山黎國華燦然
鄉紳鄭謙穀彥沖

藝文志

邇自一畫開文字之先而易書詩禮春秋遂經天而緯地藝文顯可
少乎哉兩間鍾靈毓秀代有名人含英咀華吐屬風雅其名義所關
登臨所著每藉如椽之筆以傳下及草木禽魚亦往往資其潤色此
亦黼黻皇猷輝煌治道之一助也志藝文

詔

封傅介子爲義陽侯詔

漢書

樓蘭王安歸常爲匈奴問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畧衛司馬安樂光祿
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
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
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

優恤傅僉子息詔

晉書

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爲庶人制

虔王中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唐陸贄嘉興人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叅制藩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里人靡寧息於茲有年朕其永懷慘若焚灼思得良帥代予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於茲開府儀同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訓導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愼可以鎮俗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訓

訓子貢語

家語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侍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女未

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表

請乘時取義陽表

魏田益宗

東豫州刺史

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畧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泛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枉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

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廷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於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世宗納之遣元英攻義陽

奏疏

奏彈曹景宗

按景宗爲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景宗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卽日退還延頸地名敵人縱暴侵邊

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

梁任

昉博昌人

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獠獫狁侵軼慙優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鹵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鹵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關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

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兇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宣景宗卽主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鍾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若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鎔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畧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上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絰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奏白簡以聞

應詔陳言治安疏

明何景明

州人

中書舍人臣何景明謹奏爲應詔陳言治安事邇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勅諭羣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仰見聖顏憂戚伏聽綸旨痛切無不感動流涕謂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爲軫心夫災禍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民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欲圖理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爲無可爲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闇則亂治亂存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依逢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力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

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陛下何不亦如言者所議早示聽斷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於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宰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爲忌陛下尤宜早爲裁折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寢蔽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制之理義不宜奏兩請之辭取阿上裁則制度不隳功實不謬名器可正其大臣退進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恥取容者併爲罷斥而獎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祇在聖躬夫言苟切心何畏逆耳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指斥時事爲切心之言以悟陛下矣臣聞先逸後勞先後之間

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於無窮陛下何難而不爲此乎昔成王感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雉雉之異是臻嘉靖之效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多哉臣草茅微柔蒙先朝甄育陛下復收起於廢黜之餘恩德至厚嘗欲以言圖報恐干出位之咎然臣之懷誠積慮久矣乃今躬逢聖明開獎言路千載一時何忍容默用是昧死上陳伏望皇上憫臣愚悃曲賜矜納臣不勝幸甚

擬陳東宮講學要務疏

明王祖嫡
州人司業

臣竊惟天下之大本係於太子太子之大本係乎講學人不學不知道學而不講雖簡編日陳亦無以析其精義之所在庶人且然況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乎然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學其取聲利者既以詞章雕績爲工而知自立者亦不免弊精力於訓詁著述之

所若夫太子者上而宗社億萬年之統下而臣民億萬年之仰實寄焉則夫輔養容德以爲作聖之地者可不豫哉臣嘗稽之經史考之載籍知古之教太子者甚嚴且備是故未生則有所謂胎教甫生則有所謂襁褓之教能行立則有所謂童穉之教少長則有所謂出齒太學之教十八則有所謂孟候之教既立則有所謂三公之教既冠則有所謂膳宰諫鼓誦詩誦箴之教是其儀若甚繁而其事若甚勞焉者無非漸摩其德防制其欲習於勤儉恭敬之懿諳於軍國閭閻之務如水源之澄而流莫禦木根之培而長不窮者也此意既衰後之所以爲教者或導之非其人或言之弗能踐如是而咎治之弗古若也不其惑歟恭惟我皇上見高千古登極二年卽建儲宮以定天下之本預示出閣之期茲者睿算十齡復俞禮官之請首加元服次出講學內而百官外而氓庶莫不欣欣相告以爲三代以旋所未有之奇邁盛典也臣歡忭欽頌之餘竊有區區忠赤敢一披瀝冀萬一東宮講學之助惟皇上留神採擇焉臣竊惟明君之務莫急於講學然有身講之學有言講之學此最不可不辯也何謂身講其人有忠

孝廉節之行素孚於人其發於講也不惟其辭之剴切明暢聞者惕然而其溫厚惻怛之誠莊敬嚴毅之狀自溢於言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如是而日侍儲宮雖不日諄諄於編簡之間而其益不可勝言矣其人有便嬖邪佞之行素惡於人其發於講也不惟其辭之浮靡遷就聞者易入而其容悅脂韋之態不覺盡逞所謂有言者未必有德如是而日侍儲宮雖極口堯舜周孔而其損不可勝言矣此最不可不辯也中人之產爲子延師亦必謀之交游詢其行誼而况主器之重可以匪人叅之耶臣愚以爲例講之臣固多正士然巖穴隱逸之中豈無卓行偉識重於鄉評者賈誼所謂博選孝悌行誼之士其所指蓋廣也今獨不可行乎至於日講之書已有規制似難別議但孝莫大於法祖德莫美於納諫斯雖二者固可以該衆美也如我太祖之儲君昭鑑錄成祖之文華寶鑑宣宗之帝訓憲宗之文華大訓及我世宗之欽天敬一諸書咸切於身心治理之術是不可不反覆而誦繹焉者至於納諫之美秦漢迄宋毋論其君之何如但能優容言官不憚改過可以爲法者日講一二條強復自用優柔不斷蒙於

壅蔽覆敗不悟可以爲戒者亦日講一二條至於六曹職掌別爲修纂務爲明白簡切如財用困乏民業艱難武備積隳士風不振其它吏弊國蠹分條附見專備詢覽交儆互誠必誠必恒將見睿資日啟令德日崇下陋漢唐邁成周而獨盛矣雖然臣猶有過計焉孟軻氏之告齊王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而宋儒程頤之告其君亦有一日之間見宦官宮妾之時多見賢士大夫之時少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泫然流涕廢書而歎也茲非所謂治亂之源也哉儲宮雖天姿英邁然生於深宮大內之中長於保姆阿監之手寒之至而見之熟是不可以不謹也必也委老成畏慎之人加開導維持之力毋見少麗以犯未定之戒毋見奇袤以長奢侈之端以天下爲臣而毋有私人以四海爲富面毋蓄私貨謙抑節儉之說聞之習熟他日血氣既定游息旣安雖有快已之事放心之圖亦弗能入矣此易之所謂養正學記之所謂豫也講學要務莫先於此臣愚無所知識躬逢盛典感激激慶幸輒效狂瞽之說惟陛下不以爲迂俯納施行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論革除附錄疏

全 前

爲循史職修缺典以昭祖宗心事以隆繼述大孝事臣竊惟國之有史猶家之有乘非詳之難而不失其真之爲難也曷謂詳纖巨靡遺幽顯畢具敘述周悉揚摧該贍是也曷謂眞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繪事者不能以愛憎易其貌猶編年者不能以好惡沒其實也洪惟我太祖肇建區夏列聖繼承大統駿烈鴻猷咸載寶錄昭光日月媲美典謨信非三代以來所敢望矣顧臣至愚極陋竊有疑而未安者建文之革除景泰之附錄也是二者臣嘗詢之父老考之載籍大抵皆齊東野人之語而金匱石室之藏又非草茅所能窺測幸嘗備員史局獲與重修大明會典又蒙皇上嘉俞輔臣之請爰命儒臣類編訓錄臣亦供役以故歷朝寶訓實錄副本咸獲莊誦曩疑二事始知本末愈所不安敢陳膚見不避煩瑣惟皇上留神採納焉臣之疑革除何也高皇帝艱難百戰奄有天下絜神器而付之建文立嫡之大經也文皇帝際時艱危興兵靖難絜神器而完之高廟濟變之微權也鐘簴不移人代頓沒此何說哉臣愚竊謂建文紀年有不可泯者五

焉自古大無道之君天人共棄聞革其命矣未聞革其年也豈惟用
存殷鑒亦以實不可罔爾師曰靖難明非復讐胡爲追薄海內外已
奉之正朔使之如死灰逝水也哉此其不可一也聞之長老靖難宣
力之臣覬覦茅土日夜構建文之過非成祖本心也事甫平定固已
幡然悔悟是故鄙李實獨無封事之對諭吏部不念舊惡之旨榜文
條例旋即除毀文武職官仍依見秩斯心也堯舜之心也革除之議
惟三十五年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所易政令條格悉復
舊制今年稱三十五年而已說者亦謂當時之臣逢迎爲此後世不
察遂謂成祖獨斷人莫敢言歸過君父使親親之心鬱而弗白此其
不可二也或謂革除而後臣下亦屢以爲言而卒不可行者我成祖
靖難定鼎功同再造如復革除則師疑無名如成祖之心何是大不
然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之視成祖建文同一子孫也今日之
視太祖成祖同一祖宗也不革除謂不能仰體成祖心必革除其能
仰體太祖心乎天下有跡異而道同者武王伐紂夷齊叩馬不相悖
也書靖難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紀建文在位之實而

亦何悖之有矧成祖謨烈昭垂豈以革除顯不革除晦哉此其不可
三也國史野史上下並傳往往信野史而疑國史何也毋亦以國史
多諱而不敢盡書或涉諛墓索米不若求之野耳不知紀言紀動聞
見自真誠擅三長足信萬世惟史失其職故稗官虞初售其欺爾夫
年既革除事必散逸今紀建文事無慮數十家謬誤相承至有不忍
讀者逞其雌黃遂淆朱紫此豈細故也哉此其不可四也所謂革除
者不過使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建文云爾不知天下惟史不可誣吾
卽不爲建文紀年立史或遠而千萬禩之後寧能以建文之實曆爲
洪武之虛數乎必將大書特書接洪武之統矣夫與其紀年立史於
千萬禩之後孰如今日之爲得也此其不可五也夫以勢則不能革
除以理則不可革除以情則不忍革除以事則不必革除而顧莫之
議者此臣之所未解也臣之疑附錄何也睿皇帝赫怒整旅雖曰失
計然非遊獵也景皇帝監國正位雖曰寡恩然爲社稷也名異兩朝
事總一錄又何說哉臣愚竊謂景泰之錄不可附者亦有五焉臣伏
讀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純皇帝勅廷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

勘難保邦奠安宗社及寢疾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搆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罔深懷悔恨以次抵姦於法不幸上賓未卽舉正朕嗣大統於茲一紀間以帝號之復質諸聖母亦曰此先帝本意宜卽舉行朕祇服慈訓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尊諡會議以聞嗚呼旣加恭仁康定之尊諡而不去廢帝郕戾之舊名而後背拂此其不可一也臣嘗反覆錄中凡涉問安奉迎俱爲裁抑每切憤歎繼聞耆舊又未蓋然盡編摩者承望云爾當時于謙王文之獄固已曰不如是則事出無名吁加人以惡侈己之功在是非未定之時無怪也茲何時也而尙附也此其不可二也詩於兄弟戒勿相猶謂弟薄而兄效之也景皇帝之薄自不敢曲爲之解英宗始雖惑於讒構終竟懷乎悔恨故憲宗之勅廷臣一則曰先帝本心一則曰用成先志茲錄尙附不知者謂英宗猶之而不敢改沒虞舜親愛之意貽漢文粟布之譏此其不可三也自古中興之君與創業埒少康光武毋論已晉元宋高豈真有勘定之績徒以皇皇之際收拾人心稍能立國故雖江左臨安叢爾一隅作史者不得不與之社稷爲重也

景皇帝萃渙傾否外攘內修北狩回鑾神州如故七年之烈曾不得如晉元宋高之例後世謂何此其不可四也自編年之義起史家相承莫渝所以明歲時嚴統系也是故僭僞附偏閭附夷狄附大義也茲景皇帝之錄而從附謂之外以景泰之事而叅之正統天順之間謂之淆此其不可五也夫景泰之忠臣皆天順改元所謂姦邪也修錄者咸正之而不從至於景皇帝顧從之而弗正此亦臣所未解也自古有爲之君每恨無臣有臣矣每恨無時蓋勢有難兼而機有難值非偶然也茲聖神在宥慨然志二帝三王之道丞弼卿貳迄於庶秩莫不慶幸際逢懋思樹立而又斥堠煙消萑苻風靜雖水旱爲灾堯湯不免拊循賑恤自可輯寧臣不敢爲豫大豐亨之說取媚獻諛竊以爲有君有臣而又有時未有如今日者也當此之際凡可以舉廢救偏興利除害靡所不講靡所不行至於前陳二者顧視爲當然目爲迂闊而莫之議處臣所以感激流涕不能已於言也臣又伏讀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恭上兩宮聖母徽號詔書內一欸曰革除年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